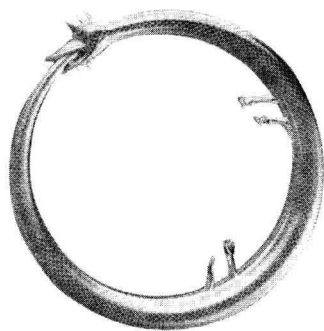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

〔西班牙〕拉斐尔·阿巴洛斯 著
谢蕙心 译

南海出版公司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

〔西班牙〕拉斐尔·阿巴洛斯 著

谢蕙心 译

南海出版公司

2009·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 /〔西〕阿巴洛斯著; 谢蕙心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9.9

ISBN 978-7-5442-4542-5

I.最… II.①阿…②谢… III.长篇小说—西班牙—当代
IV.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6043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9-204

GRIMPOW. EL CAMINO INVISIBLE

Copyright: © RAFAEL ÁBALOS, 2005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o Agencia Literaria Carmen Balcells, S.A.

Through c/o JIA-XI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ZUIHOU YIGE LIANJINSHUSHI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

作 者	〔西班牙〕拉斐尔·阿巴洛斯
译 者	谢蕙心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张 锐
特邀编辑	杜益萍
装帧设计	新经典工作室·金 山
内文制作	李艳芝
丛书策划	新经典文化 www.readinglife.com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66568511
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邮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印 张	10.25
字 数	330 千
开 本	890 毫米×1280 毫米 1/32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0
书 号	ISBN 978-7-5442-4542-5
定 价	25.00 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部 庞克敦修道院

1. 雪地上的尸体 2
2. 意外的访客 13
3. 一段故事和一则传奇 30
4. 化圆为方 46
5. 夜晚的惨叫 59
6. 星空之外 72
7. 炼金术士的黄金 86
8. 当太阳想引诱月亮的那天 100

第二部 圆环城堡

1. 吊刑人之树 110
2. 隐士的诅咒 124
3. 嗜血成性的强盗 132
4. 燃烧的康丘 146
5. 秘密的钥匙 163
6. 令人担忧的消息 170
7. 星辰中的魔法 177

- 8. 死神之牌 184
- 9. 长矛和剑 192
- 10. 比武皇后 200
- 11. 迟来的真相 212
- 12. 跛脚璜的旅店 218
- 13. 黑暗的声音 225
- 14. 橡木桶里的躲藏 232
- 15. 密封的房间 239
- 16. 时间与生命，时间与死亡 247
- 17. 堡垒的攻坚战 256

第三部 无形的道路

- 1. 影子和光线 266
- 2. 再次聚首 277
- 3. 行吟诗人的船 284
- 4. 最后几句话 290
- 5. 迷宫的一朵花 305



第一部
庞克敦修道院

2 最后一个炼金术士

1. 雪地上的尸体

白雪皑皑的山上浓雾弥漫，除了自己刚踩下的脚印，根本看不清前面更远的地方。直到被绊了一跤，摔得四脚着地，格林波才发现脚下的尸体。顿时，他被眼前恐怖的景象惊呆了，慌张地凝视死者那张好像正在熟睡的脸庞，一骨碌爬起来，口中吐着白雾，没命地朝木屋跑去，就像一头正被饥饿狼群追逐的鹿。

“你急什么？”杜里伯打开那扇被格林波发狂般敲打的门，劈头就问。

“那里有……有死人，就在那边！”气喘吁吁的格林波指着身后一片白茫茫的杉树林。

杜里伯的脸色骤然白了。

“孩子，你确定？”

格林波点点头，把刚才在山坡旁结冻的瀑布边射到的两只兔子搁在树墩上。

“等一下，我去拿剑。”杜里伯说着走向木屋，拿了毛皮大衣，把一向挂在门后的长剑插进腰带。

“走吧，格林波，带我去瞧瞧。”

两人瘦长的身影逐渐隐没于雾中，朝着遗骸所在的地方前进。

格林波左手持弓，身上背着满满一筒箭，飞快地向前走，好像随时准备射向任何一个晃动的影子。他沿着方才留在雪地上的脚印走，心脏就像打鼓一般扑通扑通跳个不停。奔跑过后，脚印是那么

清晰，他绝不可能搞错方向。只要走完这条两侧净是岩石和杉树的路，他们就到了。

“这里！”格林波远远瞥见半埋在雪地的人，大声喊道。

杜里伯停下脚步，站在男孩身旁。

“你留在这里。没有我的允许不准乱动。”他命令道。

死者侧躺着，脸庞微微朝向有雾的天空，仿佛想在去世之前向星辰告别。他应该已年过六十，从身上的衣着和围在脖子下的厚重斗篷来看，他肯定是位贵族。杜里伯缓缓靠近，蹲在已逝的绅士旁，为他合上双眼。他的长发和眉毛垂着一条条状似钟乳石的微小冰柱，脸色微微泛蓝，干燥的嘴唇似乎浮现出一抹微笑。

“他全身都冻僵了。”杜里伯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检查尸体后，说道，“我没看到他身上有任何像是谋杀留下的伤口。他很可能是昨天夜里不小心离马太远，结果在浓雾中迷了路，寒气渗入血管，血液因此冻结。即使结局很不幸，我还是认为这样的死法算得上平静。”

杜里伯说着，瞥见男人的右手握得紧紧的，好像里面有什么宝贝，让他即使死去也想一起带走。杜里伯抓住男人僵硬的手腕，吃力地扳开每根手指，冰冻的掌心现出一颗质地光滑、杏仁般大小的圆石头。一移动或翻转石头，它怪异而模糊的颜色也随之改变。

“怎么了？”格林波好奇地问。

“你过来。”

格林波再次看看死者的脸孔，依旧觉得他不过是熟睡罢了。死亡也许只不过是一场恬静的长梦，他在看见小石头之前，心里这么想。

“这是什么石头？”

“这无疑是个护身符，直到断气，他一直握着它，想必很清楚：自己将灵魂交托给上帝的时候到了。”杜里伯回答，把护身符扔给格林波，“拿着。从今以后，这块石头将和你的命运紧紧相连。”

格林波飞快地接住石头，发现尽管山上十分寒冷，石头却还是

温热的。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他尴尬地问。他从来没听过杜里伯这么神秘地说话。

“如果这是个护身符，我猜它会保护你远离邪气，为你带来好运。”

“我已经有一个护身符了。”格林波回嘴。他翻开紧身短上衣，让朋友看看一只包着几把迷迭香的小麻布袋子，这是母亲在他还小的时候就帮他系在脖子上的。

“好，那么现在你有两个护身符了！毒眼、诅咒或毒药都拿你没辙。不过，从这位贵族冻僵的脸来看，你最好还是小心地御寒。护身符显然无法保护他远离寒冷。”

格林波记得母亲曾说，他和十四世纪一起降临在世上，诞生的那天晚上，因满月而皎洁的天空预示他有个幸运的未来——将充满连她自己都不曾体验的幸福。他的手指在光滑的石头表面游移，涌起一股预感：这些预言即将开始实现。然而，他的内心深处却因这近似妄想的想象而沮丧不安。他以为，这种担忧是因为自己正和死亡面对面，而死者的尸体还一直在眼前。他虽然还年轻，却已不是第一次看见尸体。霍乱蔓延之时，乌尔邦地区的人们以令人张皇失措的速度死亡，他早已亲眼看过许多男人、女人、老人和小孩，如同已被损毁、漆黑悲惨的稻草人般，被堆在墓地入口。

同伴的声音让他从思绪中清醒过来。

“看看这些宝物！”难掩雀跃之情的杜里伯高声喊道。

他急忙脱下毛皮大衣，摊在雪地上，把刚才在尸体下找到的皮袋里的东西通通倒出来。有两把尺寸不一的短剑，镶在象牙剑柄上的蓝宝石和红宝石在正午微弱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大衣上还散落着数枚银币、几件饰品和一封以蜡封印的信。一只雕刻精美的小木盒中，一枚似乎是国王用来确认文件、签署信函的黄金印章正闪烁不已。

“你该不会想占有这些财物吧？”格林波问，眼前这些从未见过的精美珠宝，让他有点愣了。

杜里伯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你在说什么，格林波！我们可是游民和小偷啊！你难道忘了吗？”

“但我们不是掠夺死者财物的人。”男孩以一种连自己都吓了一跳的肯定的口气反驳。

“哦，我的朋友！在身为流亡者和土匪的悲惨而漫长的生命中，老天爷从未赏赐我好东西，现在眼前摆着价值连城，而且压根儿不用担心丧命就能拥有的宝物，你却要我放弃！你疯了吗，孩子？”

格林波不停转动手心的石头，试图找出一些理由说服杜里伯。“我们根本不知道这男人是谁、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来到山上。也许有人知道他的行程，很快就会找来。”

“昨夜下的雪应该掩盖了所有的行迹，你不用担心。”

“那他的马呢？”格林波仍在坚持。

“如果他真的骑了马，野狼会解决它的。”

“但它们总不会连缰绳和马鞍都一起吃掉吧。要是有人发现这些东西，我们就会被指控杀害了这位骑士，然后受尽酷刑而死。”格林波从未如此巨细靡遗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我倒没想到这点，”杜里伯搔搔头承认，“我们最好把财宝藏木屋附近，晚上再替这位绅士举行一场葬礼。好基督徒不应该让死者沦为野兽的食物。我们在保留他的财产之余，也应有所付出。这样一来，他的灵魂便能在上帝怀里安息，而我们的灵魂也将被洗去罪恶。”他边下结论，边在胸口画十字，活像一位刚讲完道的神甫。

“我们应该通知庞克敦修道院院长。”格林波下了结论。

杜里伯惊愕地转转眼珠。“庞克敦修道院院长？他可是从创世以来，我见过的最差劲的小偷！如果他看到这些财宝，我肯定，他会以每天在修道院为拯救死者的灵魂而进行弥撒与祈祷为条件，来交换宝物。”

“但是，他能查明此人身份，并在修道院的教堂给予其所属阶层应有的葬礼。”格林波反驳，并小心措辞，以免辱没死者。

“那你可得确保，主教将因慷慨地埋葬这位贵族的遗体，而得到相当的报酬才行！”杜里伯讽刺道。

“这就不关我们的事了。”格林波毅然决定。

杜里伯突然陷入沉默，格林波以为他已经让步了。

“谁会带着如此贵重的财宝，单独在深山旅行呢？”杜里伯终于喃喃地说。

“你觉得呢？”格林波问。

“他搞不好是几年前从圣地回来的十字军，身怀叛教者的财宝；或是一位试图忏悔的朝圣者，期盼能在随便哪一位使徒的圣骨前赎罪；要不就是一位被废的国王，携带所有能带走的财宝，逃离遥远的王国；或只是一名单纯的小偷，跟我们一样，故意装扮成贵族以逃脱犯下的滔天大罪。我想，他应该不是我们地区的领主。我从没见过这种短剑，剑身以最精纯的钢打造，象牙剑柄上还镶满美丽耀眼的宝石。”

“他好像带着一封信。”格林波指着以蜡封印的信。

杜里伯拿起信专注地检查，接着拿起黄金印章和信上的印记作比较。印章的图案是一条诡异的蛇咬着自己的尾巴，身躯围成一个圆圈，还被一堆难以理解的符号围绕。

“这是同一枚印章。”检查了一番金丝线的做工，他如此推断，“如果我们拆开这封信，也许可以知道更多的东西。”

杜里伯看着格林波，希望能在他眼中找到同样的好奇心。不过两个人都不识字。就在此刻，格林波感受到了手中那颗石头神秘的力量：石头宛如玩具般开始机械地转动。

“打开信。”他毫不迟疑地鼓励杜里伯。

杜里伯用小点的短剑弄裂蜡印。格林波从他的表情中猜出，他完全不知道信的内容。

“这些符号代表什么啊？”杜里伯喃喃道。

格林波请他把信交给自己。他一开始阅读，一连串文字骤然出现在脑海中。纸上一连串奇怪的符号，对他而言仿佛一点都不陌生。

ХХХ ХХХХХ ХХХХХ ХХ ХХХХХХХХХХ ХХ ХХХХ

ХХХХХ ХХХХХХХХ

ХХХХХХХХХХХХ

“天空中有影子和光线。阿多尔·比尔比肯。斯特拉斯堡。”格林波一口气念出来。他无法解释这些字是怎么从口中说出来的，同时，大量模糊而令人困惑的景象充斥了他的脑海。杜里伯一脸吃惊，怀疑地端详着他。

“你是从哪里知道这些的？”

“我不知道，”昏头昏脑的格林波回答，“我好像可以念出这种语言，却不需要真正懂得它，就好像我可以念出‘鸟’这个字或其他的词，而不需要知道该怎么写一样。我觉得，是这颗奇怪的石头让我破解了这封信。”

这颗不寻常的矿石似乎在手中融化。全世界的知识好像变魔术一样，照亮格林波的脑海，他不禁猜想，已故骑士的灵魂会不会附在了自己身上？

骑士的头发和眉毛上的微小冰晶开始渗出小水滴，他的脸庞在瞬间转成玫瑰色，身体则像一个蜡娃娃被扔进火炉般，在他们眼前气化——骑士的尸体就这样消失了。

“该遭天打雷劈的小偷！如果这不是魔鬼的杰作，我就让别人把我吊在乌尔邦的吊刑人之树上！”大惊失色的杜里伯喊道。

格林波和他的朋友不同，对这件奇事反而一点都不惊讶。

“我想，这位绅士只是回到他来的地方而已。”他一脸凝重，“不过，他手里还握着石头，表示他不太确定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杜里伯迟钝地凝视着他。“那么，能让死人神奇地在空中蒸发的美妙地方在哪儿呢？”

“我不知道，可是自从有了这块石头，有一股不可解释的力量，让我得以用你从未敢想象的角度来看每件事。”

“够了，格林波！停下！刚才这个男人的身体还在那里，现在竟然蒸发了！这显然是巫师和魔鬼一起玩的把戏！”杜里伯边说边在胸口画十字。

“这件事既不跟神，也不跟撒旦有关联。”虽然格林波不知道原因，却十分肯定。

“好吧，我、我可不打算在树林耽搁太久，调查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怕这个男人的鬼魂会砍了我的头挂在树上，让秃鹰啄食我的双眼，痛快地大吃一番！”

杜里伯匆匆处理方才撒在大衣上的财宝，把东西胡乱塞进死者的皮袋，准备离开。

“你从来不信鬼魂的，杜里伯！”格林波继续说，“而且我有预感，这位神秘的男人原本要完成一项他未能如期履行的重要任务。如果我们想保留他的财宝，就应该替他完成任务。”

杜里伯一脸难以置信，清楚地传达出这样的想法：格林波握在手中的护身符，已经让他完全失去理智。

“所以他才选择在阴雨天，到偏僻的深山和死亡面对面，把财宝让给我们，再仿效十字架上的耶稣，凭空消失吗？”杜里伯说道。

“也许他只是经过此地，也许他借道前往斯特拉斯堡，想把蜡印信中的信息告诉这位阿多尔·比尔比肯。”

“随你怎么想都行，”杜里伯反驳着，两眼如癞蛤蟆的眼睛般骨碌转动，“只有魔鬼、巫婆、巫师和招魂卜卦的人才有能力做到我们刚才看见的一幕。我不知道这么做会不会造成损失，不过，我宁可在树林尚未陷入夜晚的黑暗前，出发前往庞克敦修道院。我们去参加白天的最后一场弥撒，用大量圣水洗净身躯与灵魂。这是唯一

能避免这位死者——不管他是魔术师、巫师，还是什么人物——在九泉之下运用妖术，在我们身上玩把戏的方法。”

“你迷信的程度和贪吃的不相上下。”格林波扑哧一笑，“不过我并不认为，这位慷慨地把财宝留给我们的死者会想报复。而且，我们对他做了什么坏事吗？我们甚至想替他在庞克敦修道院的祭坛举行一场基督徒的葬礼呢。”

杜里伯皱起眉。“我同意，这块石头赋予了你预知未来的能力，就如你弓上的箭一样千真万确。然而我担心，这位绅士的诅咒将像纠缠中邪者的鬼影般追随我们。”

“忘掉你的恐惧，杜里伯！我还不知道发现他一事会把我们领向何方。不过，如果我想得没错，这块石头能让我们扬帆驶向让你担忧至极的神秘之地。”

“对于命运女神安置在我俩路上的财富，即使它们属于一位拥有骇人的天赋和虚幻的隐形能力的死者，我也会感到满足。然而，如果你希望走遍世界完成他的任务，而冒险又像美女温柔的歌声般呼唤着我们，我是不会抛弃你的。”

“那么，我们就尽快去庞克敦修道院吧！”格林波大喊。

浓雾在前往修道院的路上散成细微的碎片，一片片如云朵般漂浮在树顶。一层层堆积于路面上的雪也没那么厚了，朝下通往山谷、两旁长满多刺灌木的狭窄小径因此变得好走多了。杜里伯的忧虑似乎随着浓雾一并消散，他跟在格林波身旁前行，口中哼着唯有他平静而快乐的时候才哼的曲调。

从前，杜里伯在模仿老妇、朗诵诗歌和变魔术的时候，精湛的功夫简直和最有名的行吟诗人与街头卖艺者不相上下。然而，借着巧妙圆滑的言语、利落的双手和高超的剑术，他还是位独一无二的诈骗高手，更是拦截农民、旅人、商人、修士和贵族的强盗。一年前，当他在春日的庆典上认识格林波的时候，男孩正在姨夫费尔斯

通——绰号叫“牢骚鬼”——开在希格尔威的阴暗而恶臭的小酒馆里工作。杜里伯就在那里，为从全国各地来逍遥享受的客人表演拿手好戏。某个暴风雨之夜，他和一群粗心大意的工匠玩掷骰子游戏，骗了一大笔钱，不料被一位富有的牲口贩子认了出来——那天早晨，杜里伯刚在路口用剑威胁他，抢了他的钱财。商人给了格林波几枚铜板，要他寸步不离地盯着杜里伯，自己则前往希格尔威城墙通知领主的守卫逮捕他，想在清晨的市民广场吊死他。杜里伯虽然是个无赖之徒，格林波却向来觉得他友善而勇敢，一想到残酷的命运即将降临在他身上，就不禁心生怜悯，匆忙赶到酒馆通知杜里伯逃命，否则严厉的惩罚将等着他。

杜里伯一口喝尽整壶葡萄酒，用袖口擦擦嘴。

“流亡者的命运真凄惨！有没有另外一个出口，能让我在被伯爵的士兵当作肥猪割断喉咙之前逃走呢？”他朝格林波眨眨眼，问道。

男孩向他示意跟自己走。他们趁着格林波的姨夫不注意的时候，溜进布满蜘蛛网和酒桶的酒窖，来到酒馆的后院。格林波打开葡萄收获季节专门让双轮运货马车通行的栅门，请杜里伯稍等一会儿，先看看外面有没有人。接着他来到小马厩，“牢骚鬼”在里面关了一匹驾车的老马，他替马套上马衔，用一条破毯子做了个简单的鞍，最后用力拉缰绳，让老马勤快起来。

“我该怎么报答你慷慨的帮助呢？”杜里伯问，他准备从藏在紧身上衣底下的钱袋中掏出几枚硬币。

“带我一起走，”格林波哀求，“那位商人和我姨夫发现我欺骗了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我打得遍体鳞伤。”

小偷杜里伯看着他，思索着该拿这个男孩怎么办。

“快上这匹老马，坐在我后面，”最后他这么喊，“在追我的那帮人发现踪迹前快逃吧。如果让他们逮住了，我们都会在黎明被吊死在树上。”

格林波宛如表演杂耍般矫捷地上马，难掩内心的喜悦。然后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朝男孩母亲的家出发——她住在离希格尔威约一小时路程的欧贝纳特——准备在那儿过夜。

“你在姨夫家看来并不开心。”杜里伯说。此时雷声渐渐消逝，水平线那头不时划过一道道闪电。

“他娶了我母亲的一位姐妹，是家族中唯一经济状况不错的人。两年前，我父亲死于天花，母亲把我送到他家，让我不至于饿死，还可以学习这一行。我们在欧贝纳特的乡村种不了什么，每年北方的寒风还会摧毁仅有的收成。我阿姨很亲切，但她丈夫费尔斯通真的很爱发牢骚。他整天不停地咒骂，有时拿我出气，羞辱我，对我拳打脚踢，还用鞭子抽我。”

“那你现在的打算是什么？”杜里伯凝视着自从离开希格尔威之后，始终笼罩着两人的黑暗。

“如果你同意，我可以当你的侍从。”

“土匪没有侍从。而且，我热爱孤独。你想想，我流浪的生活和你在姨夫酒馆里的日子相比，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至少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的自由总有一天会让我在某个悲惨的小乡村被吊死。我不能让你留在身边。”

“让我跟着你一段时间就好，直到我找到自己的方向。”男孩恳求他。

在漆黑的夜晚，又是坐在马上，他们无法看见彼此。杜里伯转身凝视男孩的双眼。

“你应该试试其他的路，而不是像我一样当个小偷。”

“我一直想成为骑士的侍从，学习使用武器和打仗。”

“人们在战争中互相残杀，却不太清楚原因何在。我劝你还是重新找一个目标吧。”

随后，两人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杜里伯对这位救了自己一命

的男孩感到内疚，再度开口。“好吧，如果你愿意，可以留在我身边，不过只能待一段时间。”他头也不回地强调。

格林波知道母亲看到他一定很高兴，但如果她知道自己是从小姨夫的酒馆逃走，一定会很生气。

两人全身湿透地抵达欧贝纳特，格林波向母亲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尽管他隐瞒了未来和杜里伯在一起的计划，说自己将成为一名受人敬重的行吟诗人，但仍旧无法说服母亲接受他的观点：改变职业，就能让他的未来更美好。尽管如此，母亲仍然在告别时给了儿子无数的亲吻，并祝他好运。也许有那么一瞬间，她担心家里又多了一张要喂养的嘴。除了四位姐妹之外，格林波也注意到家里多了两个他从未见过的幼童。

就这样，男孩跟随杜里伯开始了新生活。他们从城市流浪到乡村，在农场和市场行窃，拦路抢劫商人和旅者，化装成盲人或残疾人在教堂的大门前行乞，在城堡或广场前变把戏、吟诗，冬天就在深山偷偷打猎。杜里伯教格林波使用弓箭，设下捕猎兔子、梅花鹿、驯鹿、熊、狼和狐狸的陷阱。男孩学会了在最恶劣的环境下生存、爱自己的朋友，以及在没有月亮之夜凝望星辰。

他们在雪地中往庞克敦修道院前进，种种回忆浮现于脑海，皮袋则装着珍贵的财宝。